

# 莫言的《锦衣》和高密的客人

□钟情

时隔五年,莫言首推新作,这一亮相就着实叫人惊喜,既有戏曲剧本《锦衣》、诗歌《七星曜我》,也有短篇小说“故乡人事”系列,《地主的眼神》、《斗士》、《左镰》三篇。“打破诺奖魔咒,反复修改打磨,回到故乡闭关写作”,莫言再度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。

第一时间阅读完他的几篇新作,我只有两个字:过瘾。莫言还是高密东北乡的莫言,他一直都未曾离开,他以这种方式向民间艺术致敬,也是在拓宽艺术创作领域。

先说戏曲文学剧本《锦衣》,《人民文学》第八期的头条位置给了它,释放出两个积极信号:对多元文体的包容精神和对莫言新作的价值认可。对有些读者而言,戏曲剧本似乎有些“高冷”,其实戏曲与小说的关系紧密,小说是戏曲创作的取材源头。

多年前,莫言在一次演讲中曾引用陈独秀的话阐释戏剧的重要性:“列位呀!有一件事,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,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,个个都诚心悦意受它的教训,你知道是一件什么事呢?就是唱戏的事啊!我看列位到戏园里看戏,比到学堂里读书,心里欢喜多了,脚下也走得快多了。”陈独秀认为,那些开办学堂、做小说、开报馆的,不认得字的人就得不偿失,而唯有看戏,“无论高下三等,看看都可以感动,便是聋子也看得见,瞎子也

听得见。”

当然,戏剧最核心的还是故事。《锦衣》中的故事原型,来自母亲给莫言讲过的一个故事。创作中,莫言几易其稿,最终他将“公鸡变人”的鬼怪传说放到辛亥革命前期历史背景下,与“革命+爱情”有机杂糅起来,打造成亦真亦幻的警示之本。当戏曲照进现实,如一面明镜,映照出世间百态和人性复杂。这件“锦衣”里包藏着莫言成为剧作家的野心和信念,展现出山东民间文化的丰沃,茂腔、柳腔等唱词中氤氲着民间戏剧的生命底色,延续着他在《檀香刑》中的茂腔,《蛙》中的多幕话剧等的精神血脉。

毫无疑问,高密东北乡是挖掘不尽的富矿,也是莫言创作的源泉。比如,在小说“故乡人事”中,莫言的关键词仍旧是之前多次描写的“打铁匠”,“各位读者,真有点不好意思,我在长篇小说《丰乳肥臀》、中篇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短篇小说《姑妈的宝刀》里,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。在这篇搁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,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……”他在小引中这样说道,读来生动鲜活,会讲故事、幽默智慧的莫言就在身边。

其实,诺奖对作家的最大影响或造就,不只是文学信仰和文化自信的洗礼,更多的是培养一种国际视野,唤醒世界表达的意识,我从他的《七星曜我》中就感受到了这一点。三十年前,军艺文学系的课堂笔记,莫言用毛笔字写下来,且他也

经常写打油诗、仿古诗,而《七星曜我》这组新诗,着实叫人眼前一亮。

这些年来他交往过很多文学巨匠,不少外国名家也踏上中国高密东北乡,即便没有亲临过莫言高密故居,至少也在他的作品中拜访过那个“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、最超脱最世俗、最圣洁最龌龊、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、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”。这些诗就是与曾经来过高密的客人的促膝对话,是跨国友情的见证。可以说,每一首诗作都是独特的、温情的、感动心灵的:“不成功的恋爱才是恋爱而成功的恋爱多半是交易/成功的爱情是不幸的幸福而不成功的爱情是幸福的不幸/这些话是我写的还是马丁·瓦尔说的?”莫言给读者留了个悬念,转而他又写道,“任何人要想谈论中国,都应该先去读莫言的书/瓦老,你好大的胆,竟敢这样说/我认为他和威廉·福克纳可以平起平坐/瓦老啊,这句话说出就是祸/不过说了也就是说了/你当真说的/我不会当真。”莫言的谦逊、幽默,让人不禁嘴角上扬。

七位世界文坛大咖,如“七星曜我”,一一读来,君特·格拉斯的磁盘,奥尔罕·帕慕克的书房,特朗斯特罗姆的酒后爬树,奈保尔的腰,勒·克莱齐奥的围巾,给人以全新的诗性体验以及语言提纯后的明快感。我想,这正是中国作家向世界发送的一封诗意信函。所以,《锦衣》也好,“故乡人事”也好,都是莫言献给世界文学的一份新礼物。

# 诺兰用重现战争治愈了我们

□韩松落

我有个朋友,女性,在军人家庭长大,从小喜欢军装,少年时代读到埃克苏贝里,醉心于飞行员那种美,同学们于是送她外号“将军”。她看了电影《敦刻尔克》之后,喜欢得不得了,在群里向大家表示“超级喜欢,所有元素都是我的最爱”,并且自嘲说“我可能是个直男”。

的确,看《敦刻尔克》之前,我曾以为这个片子不适合女性观看,只有军迷才会喜欢,真正看过之后,我发现这是误会。《敦刻尔克》拍的不是战争,也不是政治博弈,导演克里斯托弗·诺兰把这些都丢掉了,他拍的是能存留更久的东西:“战争的感觉”“战争中人的感受”。

故事并不复杂,虽然有三条线,但都很简单,分别属于海滩上的士兵、游船上的道森父子、天上的战斗机驾驶员,都是小人物。整场战争的背景,只是通过片头的传单和片尾的报纸点出来,我们看不到国家元首们的博弈,看不到高级将领的运筹帷幄,只能看到军人和平民,看到他们的遭遇和感受。

这样做无疑非常聪明。敦刻尔克大撤退,作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,结果近乎人尽皆知,已经无所谓剧透不剧

透,唯独战争中具体的人的命运是未知的,是有创作空间的。所以诺兰把视线放在小人物身上,讲述他们的逃生、遇难、幸存和拯救,它的重点,是“战争的感觉”和“战争中人的感受”。

在这部电影里,每个人的感受,都是被反复注视、反复放大的。汤米和战友抬着伤兵,走过漫长的海滩;汤米和战友被困在船舱里,德军的子弹突然来了,击穿了船舱,留下一个又一个弹孔;船被击中了,士兵们跳进大海逃生,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,即便是在海水里,也能感受到爆炸的冲击,他们努力挣扎、游动,拼命蹬着双腿。人的感官,人在面临恐惧时的生理和心理表现,在《敦刻尔克》里,就是这样被镜头不断放大,不断把我们包围,直到我们被带入其中。

整部电影,就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段落里,走向情绪的极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?它用“感同身受”的方式,来

让我们重新回到现场,去感受战争中的恐慌、疼痛、麻木、寒冷、饥饿。

《敦刻尔克》让我联想起的电影,都不是战争片,而是那些描述很微妙感受的电影。例如娄烨的《推拿》,用尽奇怪的、扭曲的甚至狰狞的音画,让我们进入

盲人的感官世界;还有侯孝贤的《聂隐娘》,用大环境和人的互动,让我们感受某种特殊的萧瑟和肃杀。它并不是男性的电影,尽管整部片子从头到尾只出现了三个女人,每个女人在画面上停留的时间不超过10秒;它也不是战争片,它是一部感官电影,是为了给那个时代招魂,让现场重现,让我们不舒服两个小时,揪心两个小时。

是啊,让人舒服的电影实在太多了,包括诺兰以前的电影,也都是让人舒服的、安心的,但人不能只停留在舒适感里,人也会追念某种不舒适感,而且是很具体的不舒适感。当那种不舒适感结束的时候,我们感受到的是更巨大的舒适。就像《敦刻尔克》的片尾,汤米坐着火车回家,车窗外有草地、孩童,有火车站和穿着得体的老人、妇女,淡金色的阳光照在他身上。那一刻的舒适感,是任何电影都不会有的。我们重返痛苦的现场,最终却被治愈了。

银幕上,杨洋站在桃花树下,面向观众微微一笑很倾城地伸出手,说:“过来。”不管是票房过来了还是吐槽过来了,有个套路倒是真真切切地过来了——这两年常见的感情戏,都在走“十全十美”路线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给主角配备的每个“能量条”都是满格——出身好、颜值高、本事硬、双商强,乃完人是也。

就说男女主角吧,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,女主角是远古神祇家族独女,男主角是天下唯一的天君指定继承人,还都颜值逆天、技能开挂,爱情专一、权贵环绕,无论身世、能力、相貌、声望、亲友档次还是可预见的幸福指数,都是全方位压倒性的优势;《欢乐颂》里,安迪是高智商高学历高收入的外企高管,姥爷是著名画家,老爸是经济学家,随随便便留个遗产也是没有几个亿都不好意思拿出手,恋爱对象不是把家产都捧到她面前的商业精英,就是把家族都捧到她面前的土豪二代;《花千骨》更是全线飘红,世间的最后一个神,后来还成了拥有洪荒之力的妖神,无敌天下而且漂亮可爱就不说了,恋爱对象还是天王级的上仙,六界男儿里也都有她的爱慕者……这和从前“灰姑娘”式的套路不同了,不再是《流星花园》里的杉菜,平民出身,资质一般,凭借自身努力而一路博取富家公子成为自己的裙下之臣;不再是《金粉世家》里的冷清秋,作为普通的女学生,不普通的是能坚持好好读书好好做人,最后凭借清纯心性和书香气质嫁入豪门……

现在的流行文化,开始走“十全十美主角”路线。支撑这一路线的,是观众已不能满足于“普通人+努力=成功”的励志感,他们渴望的,更是人生全面获胜的爆棚满足感。

为什么现在总有人说累?因为哪个方面想要看起来不错,都得花一番工夫:工作总得说起来体面,奢侈品总得用上几件,朋友圈总得晒出些品位,孩子在哪儿上学总得叫得响亮,当红饭店总得去过几家,时事要闻总得说得上来,网络热词总得听得明白,兴趣爱好总得上点档次……谁想要承认自己是灰姑娘的本质?谁还耐烦看平凡女子任劳任怨博人好感的戏码?那根本就是很多人从内心深处拒绝的人生模式,已经不再符合当前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期待感了。

这不难理解。而且,这说明了社会递进阶段的心理反射。当前这一代主力消费群体,他们的下一代将会更加接近那个出身、教养、才能、外貌、资源占有和人生况景都更加优裕的一代宠儿的梦想。当前这一代人所向往的人生,其实是在前方才能实现的人生。

而再下一个阶段,再过一阵年月,当红影视作品的套路又会是什么样呢?走过了“灰姑娘”的勤能补拙和“女神范儿”的全面开花,人们往下追逐的,将是什么样的人生模式?既然从前是由“不完美”到“完美”的一种发展,那么再往前发展,应该是呈现出再一次的“不完美”,但是与前一个阶段的“不完美”又是大大不同的。最初阶段人们的“不完美”,是一种无奈,而接下来,由“完美”的追逐再到“不完美”的回落,将会是人们的一种主动选择——不想再活得那么累了,不想被他人眼光绑架而强迫自己完美了,就想我行我素,就想个性彰显,甚至,就想用残缺来抵抗完美、用放纵来抵抗周全,不刻意取悦他人的评判标准,这大概会是接下来的文艺思潮。

这样的文艺发展脉络也并不难懂。金庸先生就先是写了好多完美无缺的盖世英雄,比如袁承志、段誉、乔峰,可是最后一部小说,主人公就发展成了韦小宝这样的家伙,不学无术,好赌好色,贪财怕事,全无文化,但是偏偏呢,个性十分突出,皇帝对他喜欢得不行了。

这就是审美取向的改变,甚至是社会思潮的改变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。这才是深刻的时代印记,而不仅仅是前后期技术的表面功夫。

【文化论坛】

## 影视为何开始走『十全十美』路线

□曹雅欣

【观影笔记】

